

诗路放歌

致荥阳

古野

古荥泽苍凉的渔歌声里
第一抹朝阳似锦的地方
确立了你的大美
当下
那片浩瀚
遗留着永久的精气神
古荷花扑鼻的悠香
注入了李商隐的诗行
追求唯美的探路者
也渗进了
刘禹锡较多的文稿
凝成太多太多的名句
一代代后人诵读
多少次拨动心弦
伫立在诗人们墓前
灵魂止不住出窍
飘荡在深沉的空宇
轻轻和着
缕缕供奉的香烟
洋溢着永恒的敬仰
循着美的源泉
热血在身体里激荡澎湃

太阳初照之地
头顶上永远留有一抹闪闪的光亮——
三秦锁钥
也是个千古的咒语
鼓角相闻虎关关近
数千年
战云一次次笼罩四野
腥风血雨中魂哀哀号声
刻入了历史的光盘
一条深深的鸿沟
化作了棋盘上永恒的对垒
一种力量
深植于中华民族的体内
游戏中战斗
战斗中游戏
磨炼了一颗永不言败的心
荥阳
一个铁铸的巨人

三
摒弃战火的冷峻
坚硬的树们挺立原野
邱山山崖上眺望
扎根亲吻黄河的沟壑
用殷殷的心力酝酿着
蜜一样柔柔的汁液
注入精灵般软舒河卵石榴
还有绵软浸入心脾的柿饼
久久地牵动人的魂魄
随着岁月沉淀
不时撩拨游子怀乡的记忆
在李商隐和刘禹锡的诗句里
如诗歌里涨出的神力
滋养了一拨拨后人

自由憧憬

——致落叶

• 苏莲硕

不是母体要把你抛弃
而是放飞享有自由行程
陨落是一种极致灵动
不息的灯盏照耀心灵
沉浸朦胧没有惊悚
蝴蝶荡漾恬恬美面容
透明眷恋飞蹿金泉浪花
璀璨映入朝曦晓景
灵魂颤动抖落陈冗污渍
生命归宿永为智者憧憬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我的家乡在巩义市嵩山脚下山沟里的一座小山村，山村农民的生活变化，完全靠党的富民政策。其中路见证了变迁。拿村民的话说是“穷也得益于山路，富也得益于山路”，路，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桥梁。

上世纪60年代，山村到乡政府中心，仅有一条小路，还是河道，曲曲弯弯，行程十五里。拿老百姓的顺口溜作证：曲曲曲，弯弯弯，蚯蚓小道通乡间，直看不过五六里，走着还得老半天。左一沟，右一弯，三二里有十八弯，半天走到乡政府，九九八十一道弯。

记得那年秋天，秋雨连绵不断，村里70多岁、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张大爷突然患病，村医疗所医生诊断后，急忙叫往乡医院。乡亲们连忙赶了一副四人抬的简易担架，16个人轮换着抬，往乡医院里送。由于道路狭窄坑洼不平，曲里拐弯一步三滑，15里路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刚走到乡

医院门口，张大爷便停止了呼吸。医生们回天无术，惋惜地说，要是早来半个小时，张大爷就有救了，由于道路难走，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当时我上小学，亲眼目睹到这个事情，心里酸楚楚的。联系张大爷的去世原因，以小学生读者的身份写了一篇百字新闻《我村公路何时通》寄给了报社。文章修改刊登后，受到县政府的重视，当时县乡政府提出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动员上下力量，把村里通往乡里的道路加宽修通，和县里的大道连通了。村里接连买起了拖拉机、汽车，山村里的瓜果编织品运到了山外，换回了村民所需的物品。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公路在河道里，晴天路好走，一遇雨汛天，河水不断暴涨，土路冲毁，人车行走困难，一不小心跌倒就是满身泥。汽车开过时，司机因为颠簸而叫苦连天，行人被

山沟路的变迁

车辆溅得一身变了颜色，却又无可奈何，况且车陷泥坑里事故接连不断。雨过天晴，村民便全体出动去修公路，汛期要修好多次，农民诙谐地说：“每逢下雨路冲断，常常修路汗不干，霹雳一声龙王到，哗啦一下全冲完。天晴还得流汗干，不干行路实在难，啥时能变柏油路，磕头作揖俺都干。”

上世纪90年代，县乡派出勘探队，在山半坡上规划出一条通往乡政府

的宽广道路，修成后又铺上了水泥，路面的平整、光滑令人惊叹，结实平坦，风雨无阻。山上道路也纵横交错，丰富的山货、铝矿石、铁矿石、煤炭、石料、水泥料石等被开采出来，大车小车拖拉机高兴地日夜叫个不停，满载货物运往山外，黑夜里，高山顶上来往运输的汽车灯，像天上银河里的明星，美丽极了。村民富了，钱袋鼓了，粮仓满了，家家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据不完全统计，仅村里大小汽车就有数百辆，摩托车几乎家家都有。

近几年，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农村的改革，农村实现机械化，村村通道路延伸到村组通。在农村改造中，村里水泥路一直连接到田间，农村的路变得四通八达。田地边上的小拖拉机路改成大型机械能过的大路，让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能上田地奔驰。农民种田实现了机械化，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农民也因此尝到了修路的甜头。农村道路变化改变了一切，村容貌变了，村民的生活变了。家乡的路，像万花筒似的变幻着，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是乡村发展的重点，是美丽乡村的亮点，是城市生活的起点，也是国家兴盛的标志，它终究会成为融合城市发展史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苍崖翠石烟云生(国画) 田占峰

人生讲义

被“偷走”的鲜花

• 刘超

新书架

《中华圣人》 诠释中华文化名人独特魅力

• 李喜国

近日，由国家一级导演傅冰编著、致力于诠释中华文化名人独特魅力的图书《中华圣人》正式出版。《中华圣人》旨在挖掘圣人文化之源，寻找传统文化之根，点亮民族精神之魂。集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上起史前下至明清，遴选了在中国历史上思想独树一帜，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带来重大影响、被后人顶礼膜拜、尊为“圣人”的46位人物，如：帝圣黄帝、字圣仓颉、道圣老子、儒圣孔子、医圣张仲景……详细阐述了各位圣人的生平事迹、重要著述、历史贡献、社会影响、逸闻趣事等，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翔实。

人与自然

从寒露到霜降

• 范格勃

那一刻，几十个少男少女散落在秋风漫卷的红薯地里，一脸凝寒。

是的，是霜落在红薯叶上后的那种冷峻和寒噤，以至于几十年后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还能感同身受。清贫的生活拮据的日子，早已让我们这些学生娃懂得了衣食的艰辛和人们的苦楚，更知道每一粒粮食不仅来之不易，而且属于一起劳作的所有人。谁多拿一块多吃一口，就意味着别人要少一份欠一口。就多长辈絮絮叨叨地给后生们讲过集体呀公物呀啥已呀这些大词和与此相关的各种道理，我们是来自父母们日常里的克己自守和长辈们对稼穡成果的敬畏中，明白了每个人该得的和不该有的之间，有一个不能逾越的边界。

与红薯秧撕缠的十几天其实很快。在我们割完最后一块地的秧子时，挑着一担绿豆汤的队长杨大哥来了，算是给我们的慰劳品。大家一边大呼小叫地轮换用铁皮马勺喝着醇香的豆汤，一边不忘拿白眼翻向队长的脑袋。几个女生忍不住，终于笑得蹲了下去。队长腾出捏着旱烟袋的右手，在自己又光又亮的脑袋上摸了

几把，也嘿嘿地笑起来——成片裸露出本色的红薯地太像队长杨大哥刚理过发的脑袋啦。

霜终于降下来了。哦，不，霜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每天早上，走出家门后都可以看到无所不在的霜，田埂的野草、砍倒的玉米秆、新翻出的土块，甚至靠在柴垛边的铁锹，都有一层像白糖又像盐粒的物什。那当然是霜，催着人穿夹衣的霜，走在雪之前的霜，提醒人们青黄不接更难挨过的隆冬将临的霜。霜也会挂在树叶上，几天工夫，椿树、柿树、黄栌都会在寒霜的催逼下一脸彤红，好像因自己占了一片土地让乡亲们少种了几棵庄稼而羞愧不已似的。说实话，那时候，我们对于这些红于二月花的霜叶从没有细细端详过。即使偶尔钻进林中，仰望它们，也只是对悬挂在树枝上的虫茧感兴趣，那玩意儿用火一烧，比蚕蛹还好吃呢，尤其霜打后。

霜当然还在应时而来越。作为大自然的物象一种，它们虽然有着赖以形成的某种因缘际会，却以其惯覆的广大和天地的物未，未曾错过每个从大地上走过的行者。不再在意农时更不关注这些似有似无的霜往霜来，这是进入都市栖居者的常态。偶尔，有些敏感的人聊发流逝之慨，将霜字载入辞章，也不过寄兴于物情而已。真正一遍遍踩着霜迹，从寒露走到霜降的人，他们目遇鸿飞霜降，肌肤卧雪眠霜，乃至雪霰霜霰，却并不太以霜露为意。

毕竟，物质那层霜，再厚，又能有多大的重量呢？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说实话，他此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里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透过布帘子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照得空气里缓缓飘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的模样。也许是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她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半乎乎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踩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次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鬼似的冲下了楼。

自从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斌彬了。查监的时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脸上看，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没有儿子在身边，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经由姚斌彬的妈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棚“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

而姚斌彬的妈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

连载

借命而生

天，囚车就会轰鸣而至。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不准。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等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接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阔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许文革便接了饭盒，却不打开。那意思是全给姚斌彬。

杜湘东叹口气：“等案子判下来，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到时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擱两天，我把

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你们也聊聊……当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我也可以代交。”

许文革的鼻翼翕动两下，看向杜湘东：“您去过姚斌彬家了？”

杜湘东没说话。在严格意义上，他还没有实现姚斌彬的请求。

许文革却又说：“管教，您是个好人。”

这话姚斌彬对他说过，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作为犯人，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这实在有些荒唐。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之口，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杜湘东竟一怔，搪塞道：“甭说没用的。”

说完指示许文革回监舍。犯人背影挺拔，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般棱角分明。杜湘东忽然又想，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是否保护得了姚斌彬。许文道他

们是否还能遇上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警察。但这些都是瞎想了，也与他无关了。而在几天以后，杜湘东才会懊悔：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他怎么连一点儿端倪都没看出来呢？

4

俩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视为一起突发的偶然事件，后来才证实是有预谋。

过程并不复杂，没有电影里跳墙、挖地道之类的情节，在此后人们的讲述中，甚至带着几分儿戏的意味。一切都巧了。那天又到了该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的一组负责。这次程序和往日不同：所里的一辆北京212吉普刚报废了，另一辆后勤科要开出去买菜，因而先与冷库商量好，所里组织犯人把货搬到方便的地方，再由食品公司调来一辆卡车拉走。挑选人手时，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有意无意地站在了队列右侧。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对他们开了口：“你，还有你——搬最后一截吧。”